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七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宋　呂祖謙　撰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　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

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

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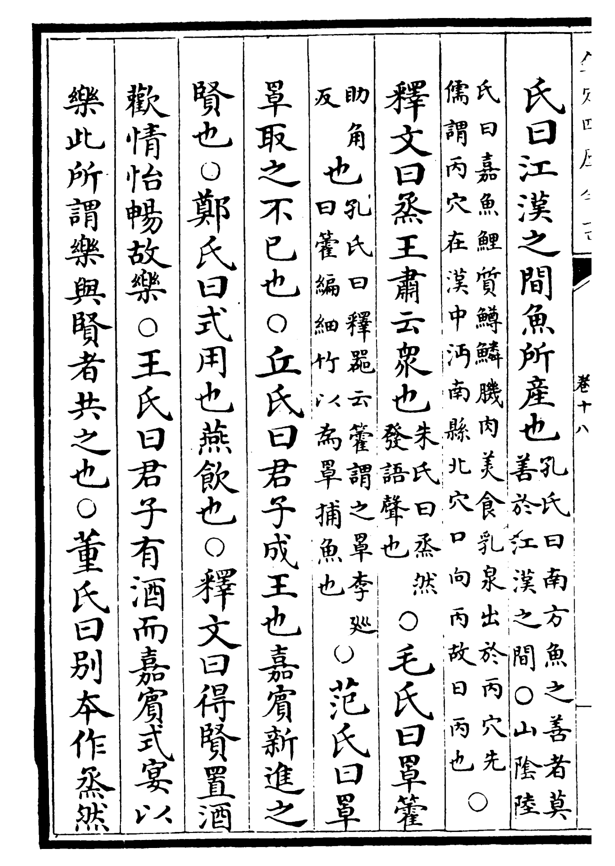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趍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踈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毛



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罩籗助角反也孔氏曰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作烝然

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氏曰汕樔側交反也鄭氏曰樔者今之樔罟也○孔氏曰釋器曰樔謂之汕○李巡

云汕以薄取魚也衎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鮮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之○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

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賔式燕又思

鵻鮮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賔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為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丘氏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

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說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

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

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者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為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

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温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丘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

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冬反 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敕弓反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

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曰鞗革　沖沖垂飾貌○後漢志注曰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四䮕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脩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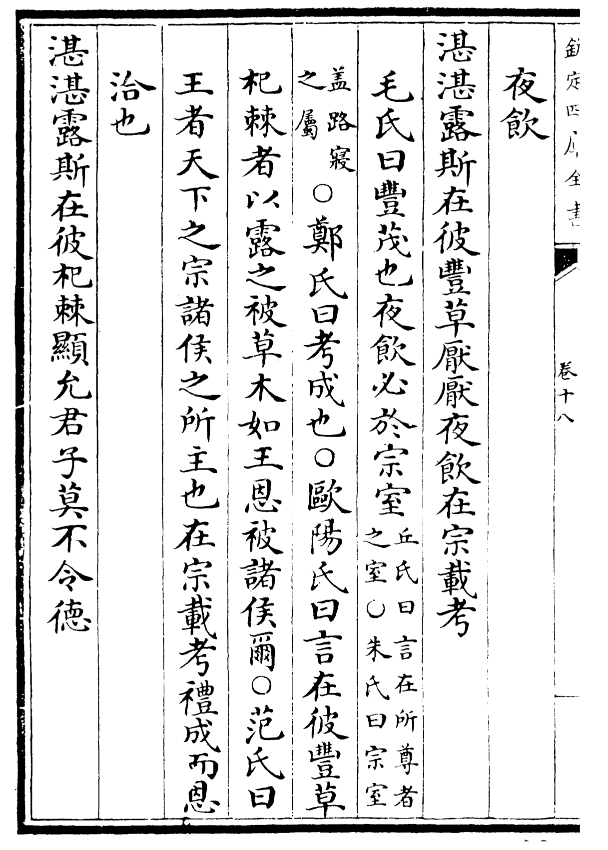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

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霤遂出

○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



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賔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温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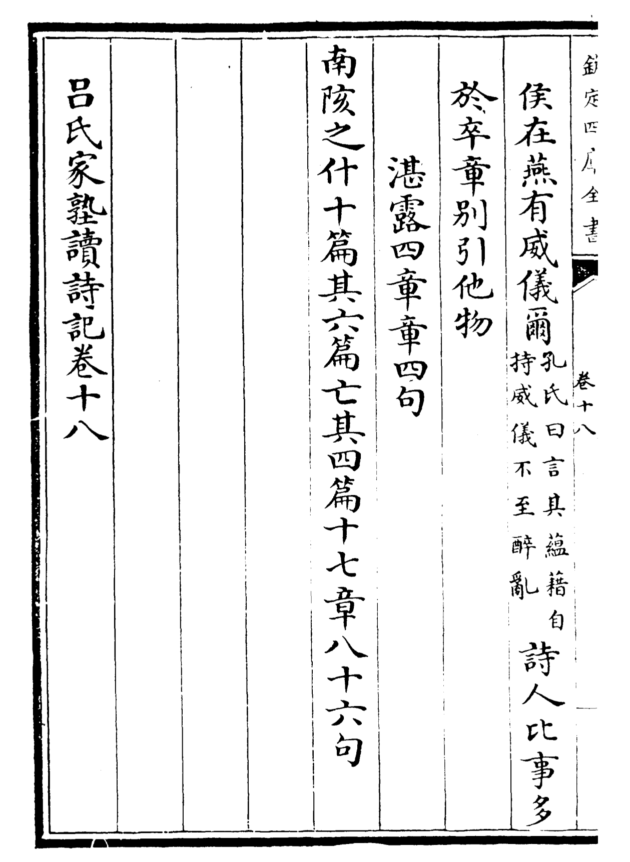
椅鮮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

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别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徒冬反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云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

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强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輙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

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樂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庚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射禮也

弨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

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東萊曰彤弓弨兮受言藏

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
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賔中心
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
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
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
賜非出於利誘則廹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劵而暮屠
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

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醻報也○王氏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具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

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至以為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且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錫我百朋得祿多也

王氏曰彼厚之以禄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禄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爲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

肅王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識自刺厲王無緣横移其第改為幽王○蘓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借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衆師也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

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

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勑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閱貌○鄭氏曰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横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孔氏曰

飭齊正也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旬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强也○王氏曰騤騤者馬之强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强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為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

匡正也記六月

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令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

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比尚强不敢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騵是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渡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

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晝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

翼共恭音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於涇陽

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

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孔

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為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旟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孔氏曰旆繼旐垂之云白茷繼旐者茷與旆古今字也此旗而言旐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縿各畫其章又絳為旐書名於末為徽織以著於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頳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亦以相别也死之銘旌即

生之徽織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鮮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畫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於鎬漸進於方未已也遂至於涇陽觀其賊鋒可

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厲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鋭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斾○東莱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䟽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

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毆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炰白交反鼈甲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

王以羣臣為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

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廸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閑何暇議勝敗哉○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璣草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藚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

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蘇氏曰其車三千以荊蠻强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蕭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

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奭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薇○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鞗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

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尒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莅曰本又作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

蘓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

為旂龜蛇為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旜旌象輅所建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旐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瑲瑲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李氏

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

○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存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虐加之也然後稱子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者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狥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瑲瑲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

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己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瑲作有創曰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鞫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陸氏草木疏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毛氏

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鐃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錞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毛氏曰鞠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

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　入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强用之有

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鼘鼘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遜也○程氏曰蠢

動而無知之義蠢荊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為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鮮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為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用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讎方叔克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

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脩而嚚嚚然務以外攘夷狄為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紱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

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我

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説文並以龐為高屋蓋馮之髙大也東洛邑也○

吕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

○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孔氏曰大艾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褐纏旃以為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為槸孔氏曰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邉約車輪者也○槸魚列反間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

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叙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轚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繫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馬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艾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艾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

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工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張氏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嚻嚻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嚻嚻之聲故知惟數者為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嚻嚻

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罷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東萊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

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舄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度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

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絶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絶也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裏以韋為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鄭氏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

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强弱相得而調適矣○毛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㧘積也詩曰助我舉㧘○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朱氏曰馳馳驅之法也（長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强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

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斾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

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斾旌言不讙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惟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斾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斾旌遇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董氏

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

曰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髃餘繞反為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朱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

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孔氏

日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七徐反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董氏曰廣訓云麌衆也○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訓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汭非河南之洛也○程

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說文麌作噳曰麌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

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説文引詩曰伾伾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駓駓騃騃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餘履反

豝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兕野

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日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朱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

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

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雁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闕　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於上則使者

劬勞於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墻也○毛氏曰一

文為板五板為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嗷嗷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恤為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為慍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

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

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

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

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朱氏曰晣晣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説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别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緜善反）水規宣王也　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觧見采芑○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氏曰鴥

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

蹟井亦反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反　忘音亡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譎偽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績則是不朝也如此言歟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為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譎言乃欲誣污之

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絶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與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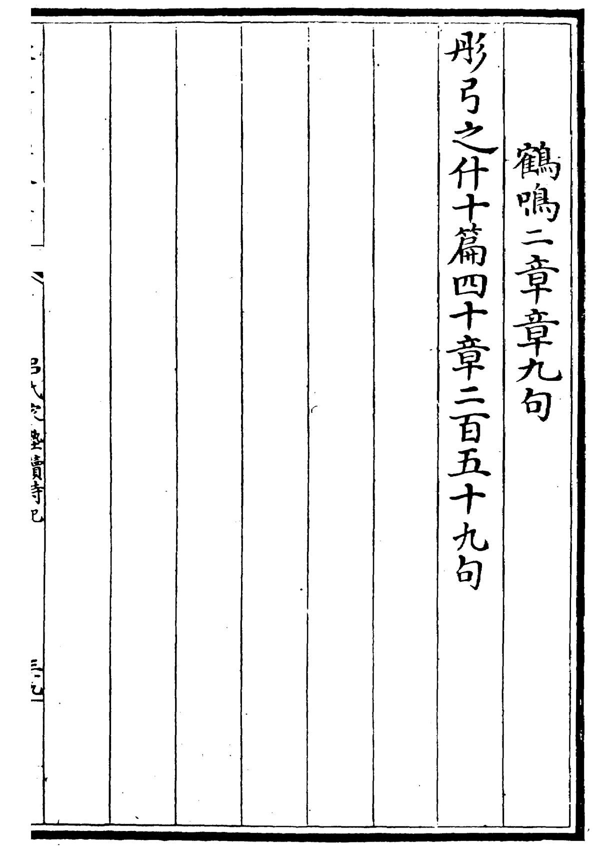
維蘀音托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吕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落蘀也○釋文曰錯厲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爲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東萊曰此詩既不

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詁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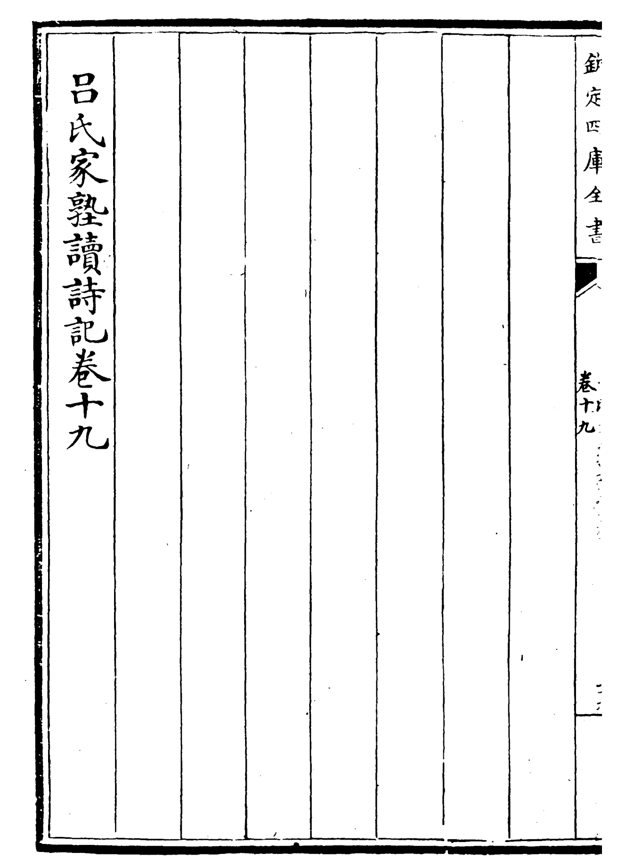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㱿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

謹案卷十九第五頁後四行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刊本貝並訛具下同據漢書及箋疏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及亭長著絳衣刊本著訛者據孔疏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長幼出入刊本幼訛尊　而云禮一者刊本云訛去　坐作進退如一也刊本進訛歸並據孔疏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以織毛褐布刊本織訛然據

孔疏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以言驅而入刊本而訛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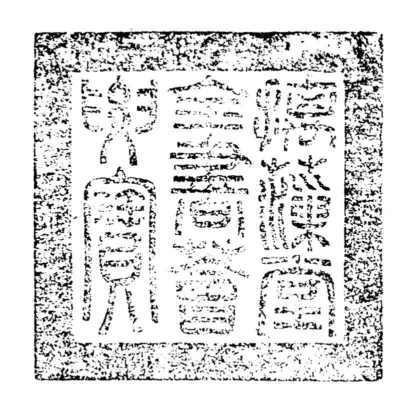
同在後表之中刊本後表訛者也並據孔疏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加金為飾刊本飾訛㫄據孔

疏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大而甚有有趨者刊本脫一

有字據孔疏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